

主编 / 俞伯洪 改编 / 羊小羊

飘

南方出版社



青少年必读世界文学经典

第三辑

Classical Readings For Youth





原著 /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飘

南方出版社



青少年必读世界文学

第三辑

Classical Readings For Youth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俞伯洪主编. —海口:南方出版社,2005.8

(青少年必读世界文学经典)

ISBN 7-80701-392-3

I. 飘... II. 俞...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缩写本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8587 号

青少年必读世界文学经典(第三辑)

——飘

主 编:俞伯洪

责任编辑:杨 玲

封面设计:高 山

封面绘画:杨默、贾奇 插图:贾奇

出版发行:南方出版社

邮政编码:570203

社 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府一横路 19 号华宇大厦 12 楼

电 话:(0898)65371546 传真:(0898)65371264

印 刷:皖南海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总 印 张:60

总 字 数:120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701-392-3/I·21

定 价:120.00 元(全十册)



导 言

玛格丽特·米切尔(1900—1949),美国女作家。她仅仅写了一部作品就名扬天下并在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她惟一的作品《飘》一经问世,便成了美国小说中最畅销的作品。

米切尔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一个律师家庭。她的父亲曾经是亚特兰大市的历史学会主席。她曾就读于马萨诸塞州的史密斯学院,后因母亲病逝,家中需要她来主持家务而不得不中途退学。从1922年起,她开始用自己的昵称“佩吉”为《亚特兰大日报》撰稿。四年之后,由于腿部负伤,玛格丽特不得不辞去报社的工作,在丈夫的鼓励下,她开始致力于创作。1937年她曾获普利策奖。1939年她又获纽约南方协会金质奖章。

自孩提时起,玛格丽特就常常听到大人们谈论南北战争。当二十六岁的玛格丽特决定创作一部有关南北战争的小说时,亚特兰大自然就成了小说的背景。

《飘》主要讲述的是: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前夕,塔拉庄园的千金小姐思嘉爱上了门当户对的艾希礼,但文质彬彬的艾希礼却选择了他的表妹、温柔善良的媚兰为终身伴侣。思嘉为了报复,抢先一天嫁给媚兰的弟弟查尔斯。不久,战争爆发了。艾希礼和查尔斯都上了战场,查尔斯很快就去世了,思嘉成了寡妇,但她在心里仍然热恋着艾希礼。

在一次义卖舞会上，思嘉遇见了风度翩翩的商人瑞德。瑞德有意追求思嘉，但遭冷眼对待，因她心里只有艾希礼。在这段时间中，南军大败，亚特兰大城中挤满了伤兵。思嘉加入护士行列照顾伤兵，她成熟了很多。接下来，一系列的生活变故，使她终于意识到风趣又有正义感的瑞德才是最适合她的人，可当思嘉赶回家里告诉瑞德，她不再爱艾希礼而是爱他时，瑞德已不相信她了。瑞德决心回老家追寻美好的事物，被遗弃的思嘉在绝望之余想起了父亲的话：“世界上惟有土地与日月同在。”思嘉决定守在她的土地上重新振作，期望美好的明天再来。

《飘》以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时期为背景，以女主人公思嘉的爱情纠葛和生活遭遇为主线，着力刻画了姿色迷人、聪明能干的大庄园主女儿思嘉的形象。她争强好胜、贪婪冷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本书在描绘人物生活与爱情的同时，勾勒出南北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的异同，具有浓厚的史诗风格，堪称美国历史转折时期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成为历久不衰的爱情经典。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8
第三章	31
第四章	46
第五章	56
第六章	63
第七章	88
第八章	98
第九章	120
第十章	145
第十一章	155
第十二章	173
第十三章	179



第一章

思嘉·奥哈拉长得不算特别漂亮，但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她有双很漂亮的淡绿色眼睛，配上乌黑的睫毛和翘起的眼角。她的皮肤也是在南方极其少有的白皙，要知道佐治亚的阳光是非常毒辣的。她脸上有着两种特征，一种是她母亲的娇柔，来自法兰西血统的海滨贵族；一种是她父亲的粗犷，来自浮华俗气的爱尔兰人。

1861年4月一个晴朗的下午，十六岁的思嘉坐在她父亲的塔拉农场阴凉的走廊里，她两旁坐的是已经第四次被学校开除的塔尔顿家的孪生兄弟——斯图尔特和布伦特。她穿一件新绿花布衣裳，长长的裙子在裙箍上舒展着，她的腰围不过十七英寸，是附近三个县里最细小的了。

此时，这对孪生兄弟懒懒地斜靠在椅子上。他们在学习方面可一点都不在行，只在乎骑马骑得好，打枪打得准，跳舞跳得轻快，体面地追逐女人，像个温文尔雅的绅士喝酒。他们家拥有比全县其他人家更多的钱、更多的马和更多的奴隶，可是兄弟俩同他们的大多数穷邻居比起来，胸中的文墨却一点不比人家多。

“战争随时可能开始，战争打响之后难道你认为我们还会留在学校里吗？”布伦特说。

“你明明知道不会有什么战争的，”思嘉生气地说，“那只是嘴上谈谈罢了。不管怎样，北方佬从小害怕我们，根本不会有什么战争，谈它干什么，我讨厌听到关于战争的任何事情。”

“亲爱的，战争当然会打起来的啊！”斯图尔特说，“北方佬可能害怕咱们，可是自从前天波尔格将军把他们赶出萨姆特要塞以后，他们只好打起来了，要不就会作为胆小鬼在全世界面前丢脸。”

“只要你再说一声‘战争’，我就进屋去，把门关上，爸爸总是从早到晚谈论战争、战争，所有来看他的绅士们也叫嚷着这些，烦得我简直要大喊大叫！而且所有的男孩子也都在谈这些，还有他们的军队。今年春天，任何晚会上都没有听到什

么快乐的事情，因为男孩子再不谈别的了。”她说到做到，因为她从来就忍受不了不以她为主题的谈话。不过她说话时总是面带微笑，特意加深脸上的酒窝。小伙子们给迷住了，这正中她的心意。于是，他们再三向她道歉，谈起了第二天的舞会。

这年的春天来得很早，伴随几场温暖的



春雨，这时粉红的桃花突然纷纷绽放。这一片土地红得耀眼，雨后更红得像鲜血一般，干旱时便成了满地的红砖粉，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产棉地。这里有洁白的房屋，翻耕过的田地，缓缓流过的黄泥河水。

坐在走廊里的三个年轻人听到唧唧的马蹄声，马具链环的丁当声和黑奴们的欢笑声；那些干农活的人和骡马从地里回来了。从厨房里传来瓷器当当和银餐具丁丁的响声，这时管衣着和膳食的男仆波克已经在准备开晚饭了。这对孪生兄弟知道他们该动身回家了，但是他们盼望着思嘉邀请他们留下来吃晚饭。他们得想出点主意来拖延时间。

“你要是肯答应明天的舞会跟我们跳第一支舞，我们便告诉你一个秘密。”斯图尔特说。

“什么？”思嘉叫着，一听到“秘密”这个词便像个孩子似的活跃起来。

“明天要宣布的是艾希礼和查理的妹妹媚兰小姐订婚的事哩！”思嘉听到斯图尔特说的这个秘密大吃了一惊，但她装作不动声色的样子。

斯图尔特继续说：“皮蒂小姐告诉我们，他们本想明年才宣布订婚，因为媚兰小姐近来身体不怎么好；而且周围都在谈论战争，两家人都觉得不如赶快成婚的好。所以决定明天晚上在宴会上宣布。我们把秘密告诉你了，你看，思嘉，你也得答应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呀。”

可思嘉像没听见他们说的话一样。他们闹了好一会儿，才发现思嘉已没有什么要说的，这时气氛有点变了。哥儿俩并不知道是怎么变的，只觉得刚才轻松的氛围已经消失了。思嘉好

像并不注意他们在说些什么，尽管她的一些回答也还算得体。他们赖着待了一会儿才看看手表，勉强站起身来。

在新翻耕过的田地那边，太阳已经西下，河对岸茂密的树林已经在幽暗的暮色中渐渐模糊。家燕轻快地在院场上空飞来飞去，小鸡、鸭子和火鸡都纷纷从田地里回家来了。

兄弟俩一路走一路讨论思嘉突然不开心的原因，可至今都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说起来，他们原本一直追求着另一个姑娘，在去年夏天琼斯博罗橡树林里一个政治讲演会上，他们两人突然发现了思嘉。其实，他们认识她已多年了，并且从童年时代起，她就是一个讨人喜欢的玩伴，她会骑马，会爬树，几乎比男孩子毫不逊色。可现在他们惊奇地发现她已经是成年姑娘，而且可以称得上是全世界最迷人的一个呢。

他们第一次注意到她那双绿眼睛在怎样跳舞，她笑起来两个酒窝深陷，她的手和脚娇小玲珑，而腰肢又是那么纤细呀！他们对她的巧妙赞扬使她乐得放声大笑。

兄弟两人决定去“营”里的中尉艾布尔家吃饭。这个“营”是由农场主的子弟组成的地方自卫武装，艾希礼就是队长，他是县里最出色的骑手，而且头脑冷静，大家都乐意听他的指挥。

思嘉站在塔拉农场的走廊上目送那对孪生兄弟离开，直到飞跑的马蹄声隐隐消失，她才神情恍惚地回到椅子上去。她的心脏难受得发胀，好像快要 from 胸膛里爆出来似的，两手冰凉，被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沉重地压迫着。

艾希礼将同媚兰·汉密尔顿结婚了！

唔，这不可能是真的！那对孪生子准搞错了。他们又在找

她开玩笑呢。艾希礼不会爱上媚兰，肯定不会的。思嘉怀着轻蔑的情绪想起媚兰瘦小得像孩子的身材，她那张严肃而平淡的脸，而且可能艾希礼有好几个月没见到她了。不，艾希礼不可能同媚兰恋爱，因为——唔，她决不会错的——因为他在爱她呀！她思嘉才是他所爱的那个人呢——她知道！

思嘉听见嬷嬷的脚步笨重地在堂屋里把地板踩得嘎嘎响，便迅速将盘着的那条腿伸下来，并设法放松脸部的表情。根据以往的经验，思嘉知道如果嬷嬷的好奇心不能立即得到满足，她就会去跟母亲嘀咕。

嬷嬷从堂屋里走出来，她个子很高，但眼睛细小而精明，活像一头大象。她长得黑不溜秋，是纯粹的非洲人，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奥哈拉一家，成了爱伦的左右手、三个女孩子的煞星和其他家人的阎罗王。她非常宠爱思嘉，但同时也对她的管教没完没了。

“那两位少爷走了吗？你怎么没留他们吃晚饭呀，思嘉小姐？我告诉了波克叫他添两份饭啦。你的礼貌到哪里去了呢？”嬷嬷果然责怪她没有礼貌。思嘉觉得正当自己心酸的时候，实在无法忍受叨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她不知该躲到哪里去让痛苦的心情略略平息，这时她忽然起了一个念头，这给她带来了一线微弱的希望。

原来那天下午她爸爸骑马到威尔克斯家的农场“十二橡树”村去了，是为了商量购买他那位管家波克的迪尔茜。迪尔茜是“十二橡树”村的女领班，自从六个月前结婚以来，波克就没日没夜地缠着要主人把她买过来，好让他们两口子住在一起。她要去问爸爸，这个传闻是不是真的，也许他会知道。

她两颊发红，呼吸急促，坐在一个树桩上等待父亲。往常这时候，他已经回来了，不过她庆幸今天他晚了一些，这样她才有时间喘过气来，使脸色恢复平静，不致引起父亲的猜疑。

现在看来很有些奇怪，当她还没有长大成人的时候，为什么从不觉得艾希礼有什么动人之处呢？童年时，她看见他走来走去，可一次也不曾想过他。直到两年前那一天，当时艾希礼为期三年的欧洲大陆旅游刚回来，到她家来拜望，她才爱上了他。事情就这么简单。

她那时正在屋前走廊上，他骑着马从林阴道上远远而来，身穿灰色细棉布上衣，领口打着个宽大的黑蝴蝶结，与那件皱



领衬衫很相配。直到今天，她还记得他那穿着上的每一个细节，那双马靴多亮啊，还有蝴蝶结别针上那个浮雕宝石的蛇发女妖的头，那顶宽边巴拿马帽子……他一看见她就立即把帽子拿在



手里，跳下马，把缰绳扔给一个黑孩子，站在那里朝她望着，流露着微笑；他的金黄色头发在阳光下闪烁，像一顶灿烂的王冠。

那时他温和地说：“思嘉，你都长大了。”然后轻轻地走上台阶，吻了吻她的手。她永远也忘不了听到他的声音时怦然心动的感觉，仿佛她是第一次听到这样漫不经心、响亮的、音乐般的声音！

两年以来，都是他陪着她在县里各处走动，参加舞会、炸鱼宴、野餐，甚至法庭开庭日的听审等等，每星期他都到塔拉农场来拜访，从未间断过。

确实，他从来没有向她求过爱，他那清澈的眼睛也从来没有流露过像思嘉在其他男人眼睛里看到的那种炽热而缠绵的光芒。

思嘉知道他在爱她。在这点上她是不会错的。直觉比理智更可靠，而从经验中产生的认识也告诉她他爱她。他的眼神显得既不朦胧也不疏远，带着热切而凄楚的神情望着她，使她不知所措。

他常常很客气，但又那么冷淡、疏远。谁也不明白他在想些什么，而思嘉是最不明白的。他好像仅仅对书本和音乐感兴趣，而且很爱写诗。

啊，为什么他要长得这么漂亮，可又这么客气而不好亲近，而且一谈起欧洲、书本、音乐、诗歌以及那些她根本不感兴趣的东西来，他就兴奋得令人生厌——可是又那么令人爱慕呢？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当思嘉同他坐在前门半明半暗的走廊上闲谈过以后，每次上床睡觉时，总要翻来覆去好几个钟头，最后只得自我安慰地设想下次他再来看她时一定会向她求婚，这才慢

慢慢地睡着。可是，下次来了又走了，结果还是一场空——只是她自己对他着迷的狂热劲却升得更高更热了。

现在，好比晴天霹雳，这个可怕的消息突然降临。这不可能是真的呀！艾希礼要娶媚兰了！

这时太阳已经沉到地平线以下，朦胧夜色把村庄笼罩起来了。蜿蜒的大路上仍然没有杰拉尔德的影子。如果她还要等候很久，嬷嬷就一定来寻找她，并把她赶回家去。好在，她终于看到父亲骑着马飞奔在回家的路上了。

杰拉尔德身高只有五英尺多，是个矮个儿，但腰身很壮，脖子很粗。一头波浪式的鬈发已经白如银丝，虽然已经六十岁了，但是他那精明的脸上还没有一丝皱纹，两只蓝眼睛也焕发着青年人无忧无虑的神采。

虽然杰拉尔德·奥哈拉外表粗暴，但心地却十分善良。他不忍心看到奴隶们受惩罚时的可怜相；也不喜欢听到猫叫或小孩啼哭。不过他很害怕别人发现他的这个弱点。他喜欢设想，只要自己大喊大叫地发号施令，谁都会战战兢兢地服从呢。他从来不曾想到过，在这个农场里人人都服从的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太太爱伦的柔和的声音。

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秘密，因为自爱伦以下直到最粗笨的大田劳工，都在暗中串通一起，让他始终相信自己的话便是圣旨。

思嘉是他的第一个孩子，而且杰拉尔德也清楚，在三个儿子相继进了家庭墓地之后，他不会再有儿子了，因此他已逐渐养成习惯，以男人对男人的态度来对待她，而这也是她乐意接受的。她比几个妹妹更像父亲，因为卡琳生来体格纤弱，多愁



善感，而苏伦又自命不凡，总觉得自己高雅，有贵妇人派头。

思嘉当然不会马上向父亲询问艾希礼的事情，她轻轻挽住他的胳膊，问：“把迪尔茜买下来了么？”

“买下来了。可价钱真了我的命。我还顺便买下了她的女儿百里茜。只买来迪尔茜，要是她整天惦记孩子，又有什么用呢？好了，从此我再也不让这里的黑小子跟别处的女人结婚了，那太费钱。来吧，淘气包，咱们进屋去吃晚饭。”

思嘉还想着怎样把话题转到艾希礼身上而又不让杰拉尔德怀疑她的用意。但她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于是直接问：“‘十二橡树’村那边的人都怎样了？”

“大体和往常一样。我办完迪尔茜的事以后，大家在走廊上喝了几盅棕榈酒。凯德刚刚从亚特兰大来，他们正兴致勃勃地在那里谈论战争，以及——”只要杰拉尔德一谈起战争和脱离联邦这个话题，他不扯上几个小时是不会停下的。思嘉连忙拿另一个话题来岔开。

“他们有没有谈起明天举行的全牛野宴？艾希礼也在那里吗？”

“他在那里。”杰拉尔德松开女儿的胳膊，转过身来，用犀利的眼光凝视着她的脸，一下子就猜透了她的心思，毕竟在此之前他对女儿的情感动向多少有点知道。“如果你就是为了这个才出来等我的，那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说，却要兜这么个大圈子呢？我告诉你吧，今天下午我从约翰·威尔克斯那里听说，艾希礼千真万确要跟媚兰小姐结婚。明天晚上就要宣布。”思嘉的手从他的胳膊上滑下来。果然是真的呀！

她的心头一阵剧痛，仿佛一只野兽用尖牙在咬着她。

“你这不是在出自己的洋相——出咱们大家的洋相吗？”他厉声说，“你是在追求一个不爱你的男人了？你要是懂点事，早就该同斯图尔特或者布伦特结婚了。考虑考虑吧，女儿，同这对双胞胎中无论哪一个结婚，两家的农场便可以连成一起，吉姆·塔尔顿和我便会给你们盖一幢漂亮房子，就在两家农场连接的地方，那一大片松林里，而且——”

“别把我当小孩看待了，好吗？”思嘉嚷道。

“威尔克斯家跟咱们所有的邻居——跟我所认识的每家邻居都不一样。他们是些古怪的人，最好是和他们的表姐妹去结婚，让他们一起保持自己的古怪去吧。我说的古怪，并不就是疯狂的意思。老实告诉我，你理解他关于书本、诗歌、音乐、油画以及诸如此类的傻事所说的那些废话吗？”

思嘉不耐烦地说：“如果我跟他结了婚，我会把这一切都改变过来的！”

“唔，你会，你现在就会？”杰拉尔德暴躁地说，狠狠地瞪了她一眼，“说明你对世界上任何一个男人都知道得还很少，更何况对艾希礼呢。你可千万别忘了哪个妻子也不曾把丈夫改变一丁点儿。至于说改变威尔克斯家的某个人，那简直是笑话，女儿。”

“可是县里没有骑马骑得比艾希礼更好的呢，”思嘉对这些尽是诬蔑艾希礼的话十分恼火，“也许他父亲不算，此外一个人也没有。至于打扑克，艾希礼不是上星期在琼斯博罗还赢走了你二百美元吗？”

“艾希礼能够跟最出色的骑手骑马，也能跟最出色的牌友玩扑克——我就是最出色的，姑娘！而且我不否认，他的酒量

我也相当赞赏。所有这些他都行，可是他的心不在这上面。这就是我说他为人古怪的原因。亲爱的，你现在要设法猎取的是凯德·卡尔弗特，等到我过世的时候，就把塔拉农场留给你和凯德——”

“把凯德用银盘托着送给我，我也不会要，”思嘉气愤地喊道，“我求求你不要硬把他推给我吧！我不要塔拉或别的什么，要是——”

杰拉尔德被她那种傲慢的态度激怒了，他愤怒地嚷嚷说：“土地是世界上惟一最值钱的东西！”他一面嚷，一面伸开两只又粗又短的胳膊做了非常气愤的姿势，“因为它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东西，而且你千万别忘了，它是惟一值得你付出劳动，进行战斗——牺牲性命的东西啊！”

两个人知道争论下去并没有意义，于是手挽手走上黑暗的车道，马在后面缓缓地跟着。进屋的时候，看到母亲正急急地往外走，后面跟着嬷嬷，脸色阴沉，手里拿着一个黑皮袋，那是爱伦出去给农奴们看病时经常带着装药品和绷带用的。

“你就替我照管晚饭吧，亲爱的。”爱伦说，一面用戴手套的手轻轻摸了摸思嘉的脸颊。不管思嘉怎样强忍着眼中的泪水，她一接触母亲的爱抚，便感动得震颤起来。对于思嘉来说，爱伦·奥哈拉周围有一种令人吃惊的东西，房子里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同她在一起，使她敬畏、着迷，也使她平静。

爱伦·奥哈拉三十二岁，是生过六个孩子的中年妇人，其中三个已经夭折。她比那位火爆性子的矮个儿丈夫高出一头，不过她的举止是那么文静，走起路来只见长裙子轻盈地摇摆，这样也就不显得怎么高了。她那奶酪色的脖颈圆圆的，细细